

第十六回 櫻桃女有義情戀主投江 千戶子無廉恥吹簫乞食

詩曰：

欲向江南作酒傭，菊殘荷敗付秋風。

難容西子歸湖棹，安得王嬙老漢宮。

鳴鳥有情來榻上，飛花無限過牆東。

聊將世外煙波意，亂寫風雲問碧空。

話說這胡員外要騙銀瓶，胡使他慣走私鹽的大船，換與沈子金上瓜州去，用的那個艍公，有名的叫做楊鐵篙，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，專一在江湖上打劫客商。把長槍撓鉤，俱鐵裹了半截，專一打聽船上攬下寶客，就勾將一路水賊去做生意，或是把客人殺了，或是捆成粽子樣丟在長江裡去，因此渾名叫做鐵篙子楊艍公。當初胡喜伙通打劫他家主人胡鳳的就是此人，一向投在胡喜手下，賊船有百十餘只，或販私鹽，或做水面生意。

胡員外使他將船換了馬玉嬌去，要他江裡殺了沈子金，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。那沈子金一個少年浪子，那裡曉得？他先使了幾個戲子，領著兩個粉頭，在金山寺下假妝吳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，弄的是沒底的舢舨，那裡猜去？也是沈子金命不該死，連夜在金山飲酒，不肯回船。那楊艍公在船上等候多時，想了一想：「我與此人何仇？不過員外為要馬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，今日行個天理，趁此人上岸，把船放開回去罷。料沈子金也沒處來找尋。」當夜二更天氣，南風大起，即時起了錨，扯滿篷，渡過江來。到了瓜州，不上四更天氣。

這馬玉嬌情知是胡員外賺虎離山之計，點著燈也不肯睡。只見楊艍公走進艍來，看著玉嬌，笑嘻嘻道：「咱二人今夜天假良緣，這個富貴，那裡想得到！」忙叫櫻桃。不肯答應。即喚水手李小二，打開員外送的一壇豆酒，原有下程雞魚筍藕之類，安排下過夜的，和馬玉嬌促膝而坐。飲了一回，恐夜深了，即叫櫻桃來牀上同寢。叫了半日，那肯答應，只在後艍嗚嗚的哭去了。楊艍公發狠道：「這奴才，想你家主了？明日叫你受受苦！」一面取出一口尖刀來，放在面前。那馬玉嬌原是門戶出身，何分彼此，歡歡喜喜脫了衣服，兩人抱頭而寢。一夜雲雨無度，那玉嬌口裡無般不叫——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。楊艍公盡力盤桓，兩意相投，不在話下。

那櫻桃因銀瓶被騙，哭了二日，飯也不吃，忽然見沈子金上岸全不回來，楊艍公進艍和玉嬌同牀睡了，就知落在人手，再沒有出頭的日子，哭到四更將盡，聽見他二人淫聲浪起，搖得船也似響的，恐天明受他的打罵：「不如尋個自盡，做了鬼魂，也好尋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。」合眼朦朧，只見銀瓶上船來，叫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也是死了，你快來，和你回去罷。」醒來又不見了。恰好天將五更，船上人多睡得和死人一般，櫻桃起來，把衣服鞋腳紮得緊緊的，推開船窗，只見滿江黑霧，那分東西南北，歎了口氣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結果！」猛身一跳，又早飄飄玉腕凌波去，滾滾香魂逐浪浮。後人因贊他死節一段孤貞，詩曰：

休把鬚眉問丈夫，丈夫無骨轉成愚。

每因巾幗成忠烈，翻覺綱常愧大儒。

一怒自能成血性，三思反使惜微軀。

莫言溝壑尋常事，多少英雄遜不如。

卻說楊艍公和馬玉嬌，一夜如膠似漆，兩人摟著商議，問這沈子金箱籠物件，玉嬌細說了一遍。楊艍公道：「咱有這些寶玩，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銀子，還愁甚麼過不得日月？若送你到揚州去，天下也沒有這樣呆子了。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，還打不著這個大魚哩！今日肯把自己的兔兒不打，倒送與別人吃去？如今湖廣楊麼反了，在洞庭湖八百里地面，用的都是咱一班船上朋友。如今同你到蕪湖上去，圖個大大的富貴，又說甚麼胡員外！」玉嬌只得相從。到了天明，叫了幾聲櫻桃不應，才知他投江而死。按下此事不題。

卻說沈子金在金山岸上，找不見原船，走一回想一回。天已將晚，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菜：「該銀四兩八錢。先收吳公子那一錠銀子，都是精白銅，如今吳公子去了，又不知是那裡人，既然是一席的，少不得還我。」沈子金上岸時，不曾帶得銀包，原是空身上岸看景，不料遇見吳公子一伙神騙，赤手空拳，那裡湊銀子還他？酒保道：「我們是小小經紀，不過是城裡借些酒本來，趁此遊客的錢。這四五兩銀子，那裡保得起？」先是好說，後來見子金全不應承，看了看子金，雖穿著一身時樣衣服，也沒有船，又沒有管家跟隨，就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，白白的吃了酒食，難道就乾罷了？就要拿繩子拴起來。說著，圍了許多人，開了半日，也有說好的，說歹的，子金無奈何，脫下一件玉色縐紗直裰來，算了三兩銀子，還欠一兩八錢，又脫下一條白線羅裙來，算了一兩。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鈔，歎了聲厄氣，一直去了。子金餓了半日，那有口飯吃，尋思一會道：「這金山寺有甚生意，不如到城找一找吳公子，或者遇見吳公子不可知。」搭了個人載船，上得江邊岸來，那有一文錢，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個香囊來，算了三分銀子船錢，才得進城。

到甘露寺前，已及掌燈時分。餓得眼裡黃花亂滾，肚裡腸子亂叫起來，好像蚯蚓之聲，其實難捱。子金四顧無親，那裡去住？看了看甘露寺前有座土地廟：「且宿了一夜，明日再作道理。」才待進廟安身，只見一個老和尚，打著燈籠出來關門，看見子金一個少年小官，穿著兩截短衣，在門首站立，忙問：「是尋房的，訪客的？如今金兵取了東京，比不得太平時節，關得門早了。」指著門上告示道：「你看看。」子金抬頭細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飲差守禦江南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為嚴防奸細事：照得金人犯順，襲取東京，鎮江為南北要衝，奸人不時窺伺。近因塘報緊急，江上戒嚴，恐防江北商旅內藏奸細，伏禍不淺。今凡寺觀廟宇，不許容留行客止宿。如有面生可疑、係東京語音者，即時報本鎮審驗過江，無論僧道村坊，敢有私留，以軍法處斬，決不輕貸。特示。

大宋建炎三年三月日諭眾通知

沈子金看畢榜文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那老和尚見生說話蹊蹺，不像行客，把門一關，孤零零關在門外。幸得江南三月天氣不冷，在石台上坐了一夜。又怕巡夜兵丁看見，伏在一株槐樹邊，又饑又暍。這個浪子，一向受用過的了，也該折算他。這一段好聽，不為

一首，單說少年蕩子不可輕走江湖：

莫道江湖容易游，少年常落下場頭。
昆明楚館人先醉，金盡秦樓歌未休。
千里拋家空作客，孤身失計悔停舟。
堤防陌路交情惡，覆雨翻云何處投。

這首詩單說少年輕浮子弟，仗著有幾貫浮錢，自家有些小才藝，狂跡浪遊，沒有那豪傑的本領。或是遇著那些下流匪類。引入嫖賭一路，不是誘你一擲千金，說是豪傑的本色，就引假紅倚翠，說是才子的風流，把手中有限的本錢，弄淨了才肯罷休。這等一起朋友，北方人叫做幫襯的，蘇州叫做蔑片，又叫做老白鯊。此種人極是有趣的，喜煞是趨承諂佞，不好的也說好，不妙的也說妙，幫閒熱鬧，著人一時捨不得的。如今蘇杭又叫做伴堂，如門客屠本赤、戚小奇，活活把個南官吉奉承死了，還要嫁賣他的女子。你道人情惡也不惡！

這沈子金自小在武職官家做公子後生，那曉得江湖上人情險惡？因此，被胡喜一伙大光棍，騙去了萬金的資囊，送與別人受用。今在土地廟前睡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，越發餓得慌了。這頓飯可是省得的？沒奈何，把頂巾上玉結兒換了二十文錢，上店買了一頓點心，且救救急著。不一時，把二十文錢買了兩個上等的點心，幾口吃完了。「這午飯怎麼處，到晚來那裡宿？」尋思一會，看了看金山寺裡拾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：「何不走到酒樓上吹簫，求些銀錢度日，以救一時之急。」即取簫出來，擦磨光淨。

看見城門外臨著大江，有一座酒樓，上寫一聯「天地有情容我醉，江山無語笑人愁」，門面齊整，新油的綠綠丹青可愛。那樓上士客坐滿，也有憑欄看江的，也有猜枚行令的。子金走近席前，把簫吹起。正面座頭上，坐著一個老官人，有六十餘歲，生得巨口長鬚。對面坐兩個客人，一個是武官打扮，三十歲年紀，一個是秀才打扮，二十多歲。老官人看著子金年少，生得白淨，不像個梨園，又不像個客商，問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戴著頂巾子，沒有長衣服，不像個貧人，因何吹簫乞食？決有個緣故。」子金不好細說，只道：「江上遇盜，劫了財物一空，無可奈何。平日略知些絲竹，暫且餬口。等找尋親戚，再回故鄉。」說畢，淚落如雨。也是子金絕處逢生，老官人便道：「你親戚姓甚名誰，做甚麼勾當？」子金道：「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，字震宇，汴梁衛裡千戶出身。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，不知住在那裡，又不知生死存亡。今經大亂，離鄉十三四年了。那時小人才七八歲，記得他出差江南催買弓箭，因亂後不回家，說在京口住，又投了水營做把總。」老人家看著那武官打扮的道：「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？」那武官道：「你莫不是沈二沈嚨麼？」子金道：「在下就是。只不認得尊駕是誰？」那人起來：「才說的就是家父。」指著這老人道：「這就是家岳李次橋，這秀才才是令妹丈李仰之，原是換親的。如今幸得相逢。」忙讓坐下。知道不曾用飯，即叫酒保先整四個面來，面罷就送上酒菜。子金飽食一頓。這才叫是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四人酒罷下樓，算還了酒錢，和沈子金一路而行。

進得城來，走了條大街，到一小巷，內是一小小宅院，內裡三層。才待開門，只見徐把總出來，不認得沈子金，問是那裡的客。那老官人才說：「在城外酒樓上遇見，說是找親戚的，問道了一回，才說道是親家的表弟沈親家。今日送上門來，也是天假其便，不然令表弟少年出門，遭著不幸，不知怎麼樣流落了。」徐把總才讓進去，細問了一遍東京的親友存亡。家產俱罄盡了，大家淒然。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來，給子金穿著，留下眾人吃了飯散去。叫家人打掃一間外耳房，與子金安歇了。

看見他生得乖覺，就安排他在門前做些小生意。那知久慣油滑，不安生理，不消數日，依舊品竹彈絲，看見江南走的婦女，不覺舊病發了，連他表兄家裡也要磨起光來。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，那裡曉得，直到子金後來沒有歸結，不得其死，才知道：

無義之人不可交，不結子花休要種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